



灯火万象，交织新大众文艺气象

吴帆

文化新观察

2026年上海豫园灯会首度突破传统地理边界，延伸至BFC外滩金融中心、古城公园、方浜中路、福佑路及外滩，串起一条“历史—现代—未来”光影叙事带，灯火璀璨，年味浓郁。

放眼全国，新年灯会亦竞相绽放异彩。秦淮河的桨声灯影、自贡烟火如星河垂落、西安大唐不夜城灯火绚烂、潮汕地区的赛灯活动……灯火，是中国年最明媚的表情，照亮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每一场新年灯会，都是一次对在地文化的积极探寻与集体情感的澎湃共鸣。传统文化与市井烟火交融共生的万家灯火，成为新大众文艺浪潮的璀璨星火。

拥有数百年历史积淀、30余年当代传承的豫园灯会，便是生动一例。它以灯火为媒，将传统民俗转化为可参与、可沉浸、可消费的当代文化体验，让传统文化在数字媒介中焕发新形态。而“文艺为人民”，也由一个庄严的人文命题化为熙攘灯影里百姓的生活福祉。



夜幕下的豫园灯会 本报记者 孟雨涵 摄

呈现的新大众文艺生态扩张也绝非偶然。它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进程中一种新价值范式的成形——新人文经济。

新人文经济的核心逻辑，是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有机统一。它不以牺牲文化底蕴为代价换取短期商业回报，也不将文化封存于博物馆玻璃柜中拒绝市场逻辑；它相信真正的文化影响力必然能够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动能，也坚信只有具备自我造血能力的文化形态才能实现代际传承。“一票畅玩”“食宿优惠”这些运营技巧，指向的是同一套根本的底层逻辑：让文化流量在全域产业链中有序流转、持续增值。

新人文经济的另一特征，是从“活动经济”向“IP经济”的能级跃迁。从2023年“山海奇豫记”初创，到2026年“旷野篇”形成完整的叙事体系与品牌认知，豫园灯会已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成长为具备跨地域复制、跨媒介衍生、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文化IP。秦淮灯会40年积淀，从地方民俗走向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延庆“双灯会”以《大闹天宫》IP整合冰灯与花灯；大湾区灯会IP化运营，摆脱对节庆时点的过度依赖，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获得双重延展。

新人文经济的深层价值，则在于以文化体验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品质。从绿波廊、南翔馒头店在灯会期间翻台率明显提升，当日校场路年味市集与BFC外滩枫径市集汇聚起各地风味与手作烟火，当秦淮礼物店的“快乐小马风车灯”成为游客必购伴手礼……我们看到的是文化消费如何嵌入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有机组成。

凝视这场以灯火为名的文化实践，我们可以从中辨识出新大众文艺走向成熟的若干关键：技术是工具而非目的，沉浸体验永远服务于人文表达；传统是资源而非包袱，创造性转化的前提是对文化根脉的真理解；市场是路径而非终点，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让文化传播走得更远而非变质；人民是主体而非客体，一切创新的最终指向，是让更多人参与文化创造、享受文化成果。新大众文艺完全可以与城市公共艺术、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国际传播等文化产业领域深度融合。

灯火不熄，因为创造灯火的人从未散去；保有大众创作烟火气又坚守专业匠心，全力拥抱AI带来的数智奇观，推动文艺生态在创作共情、精神深度、审美价值等维度的高质量发展，而这，正是新大众文艺朴素且深刻的生命力量所在。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化品牌与数智创新中心副主任)

新大众文艺之“形”，首先体现在对数字媒介语言与虚实体验场景的系统性重构。今年的豫园灯会实现了数字化全面跃迁，完成了空间设计与叙事逻辑的根本转换，对物理空间进行虚实融合的故事化再造和情境化共生，被媒体称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节庆打造，将前沿科技化作温暖的媒介，创造有温度、有情绪、有参与感的文化沉浸式体验，打造出全国首个全链路数字化新春文旅场景。

豫园商城精心打造的“山海奇豫记·旷野篇”马年灯会，以“以梦为马，旷野生花”为主题，整体设计采用解构主义风格，以分散、错位、倾斜的方式来处理人与空间、人与自由的关系，音乐、色调与情绪在新和旧的碰撞中打破边界，焕发新的审美价值。

中心区九曲桥一改往年湖面布局灯组的做法，设计成动态叙事的星空剧场，通过光影营造星海画卷、星光璀璨的银河。设计师借鉴舞台多媒体艺术的思维，通过精确的编程让神兽随乐起舞、渐次亮灯；中心位置的瑞兽朱雀，带有机械装置还可挥动翅膀翱翔苍穹。这场精心打造的音乐数字光影秀，让桥廊成为流淌的光影文本，而沉浸在光影中的观游者则由“赏灯人”变身为“亲历者”。

大豫园区域设有“传统文化”“现代潮流”“未来数字”三段场景。审美观念和时代叙事不断迭代更新，文化基因一脉相承。“传统灯会”亦是“文化新生”段，夏商周饕餮纹、唐

三彩斑点纹等历代经典纹样被重新解构，装点不同的灯马；“现代潮流”段采用统一的主题符号，营造整体节日氛围；“未来科技”段则采用极光色的幻彩板，构建赛博朋克效果，数字小马驹的每次跃动都呈现数字虚拟的视觉体验。

数字光影秀注重虚实结合与交互设计，引导观游者深度参与。游客可通过手机召唤专属AI神兽“融融”作为智能伴侣；参与“边走边猜数字灯谜”，借助数字智能技术体验传统新春习俗。中心广场的亮灯仪式精彩纷呈，有非遗传承人表演独舞，有千灯齐明、鼓乐齐鸣的奔腾群舞。“一马当先”巡游队伍中，高跷、木偶等传统表演与憨态可掬的机器小马相映成趣，不时邀请游客入队，与“天官财神”同行，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

在炫目的数字光影科技形式之外，豫园灯会的独特价值，更在于以当代语汇系统性激活传统文化的“神韵底色”。新大众文艺强调传承文化不应停留于抽象概念，而要落地。在这点上，豫园灯会的实践颇具引领意义。

灯会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千盏灯亮”的表象背后是“万家灯火”的寄托，关联着家与团圆这一重要主题。“以灯会友”又承载着社群联结的深意，为人们提供了交往互动、

共同参与的公共文化场域。豫园灯会经历30余年持续性演绎与创新，如今已然成为上海的一张文化名片。在时代呼唤数字技术为文化注入新内涵的当下，豫园灯会在传承与创新、守正与发展之间积极探索。

中国神话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是《山海经》。2023年，豫园灯会首次以《山海经》为蓝本，推出“山海奇豫记”文化IP，从单纯的生肖主题灯会转向构建完整的神话叙事体系。2024年“海经篇”呈现海洋神话，2025年的“丛林篇”演绎万物共生，今年的“旷野篇”，将生肖符号与《山海经》神兽吉量深度关联。灯会的每季主题，都在探索传统文化当代转译的方法论——不再满足于文化符号的复刻与修饰，而是致力于建构与时代精神对话的文化标识体系与文化叙事框架。如“以梦为马，旷野生花”主题，回应了文化当代性的命题：摒弃将人生视为单一“轨道”的工业隐喻，代之以充满不确定性的“旷野”遐想，传统生肖符号转化为关于多元生命可能的哲学对话，鼓励个体如骏马般驰骋于天地间。

与此同时，面向年轻群体的文化符号体系化转译同样重要。中心广场主灯组“骏驰九州，步步生花”，灵感源自“盛唐六骏”，并融入洛阳博物馆馆藏元素；BFC外滩金融中心联动泡泡玛特，让MOLLY、Hirono小野等潮流IP换上马年新装，从严肃考据到潮流萌趣，从非遗技艺到数字交互，“山海奇豫记”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符号的全谱系开发。

新大众文艺是由全民参与而形成的众生态，孕育着生生不息的时代气象。如果把豫园灯会理解为文化产业，其作为文化产品的价值，便在于把更多人聚拢起来，感觉、触摸、碰撞，在热闹烟火中体味生活与人际。同时不断扩展影响力，向全国乃至全球游客展示中国传统灯会的魅力。

今年豫园灯会首次突破主会场物理边界，形成覆盖大上海“1+6”六区一体新格局。在大豫园片区，游客凭一张门票，便可漫步于从豫园老城厢、古城公园到外滩金融中心，直至外滩黄浦江边的光影叙事带；核心灯区分时段凭票入场，BFC风尚潮流灯区及四大免费灯区全天候开放，一票畅玩六大灯区，凭票根可享受覆盖餐饮、零售、黄金珠宝等消费权益。这是大豫园片区从“单一景点”向“城市文化目的地”转型的关键一跃，亦是“票根经济”模式的成熟落地——让文化流量在全域产业链中有序流转、持续增值。

豫园灯会的辐射力早已超越上海。2025年春节假期，“山海奇豫记”IP同步点亮三亚、射洪、沈阳、苏州、宁波、天津等全国多地。从一地绽放至全国联动，豫园灯会以可复制的IP内核与灵活的空间适配能力，建构起覆盖南北、贯穿城乡的当代灯会生态。在世界版图上，这盏出自上海的灯火同样熠熠生辉。2023年底至2024年初，豫园灯会跨出国门，在法国巴黎举办主

题为“山海有灵”的海外灯会，吸引近20万法国当地民众前来观灯。2025年，豫园灯会先后在越南河内、泰国曼谷举办海外灯会，书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海外的精彩故事。2026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政协委员、豫园股份董事长黄震透露，豫园灯会下一站出海目标锁定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持续走向世界。

放眼全国，一幅辽阔的灯会版图已经铺展。2026年，南京秦淮灯会迎来第40届，390组灯彩分布于8个展区，门东主灯“赤焰神骏”是城墙下历年最大的生肖灯；“一票联动、全域惠享”模式让票根联动非遗美食与文创。北京延庆“双灯会”实现世园非遗花灯与延庆峡冰灯“双灯合璧”，以《大闹天宫》为统一IP整合冰灯与花灯资源，成为京郊文旅“全域协同”转型样本。粤港澳大湾区主场灯会在广州南沙举办，开展两晚线上线下客流即达102.8万人次；专属数字IP“喃喃”“莎莎”亮相，非遗技艺与人工智能、VR互动深度融合，打造“赛博灯会”新体验；动漫IP联动电竞与跨国演艺，践行着从“节庆承接者”向“文旅内容生产者”的角色蜕变。未来，这幅全国联动、内外贯通的灯会地图，正是新大众文艺从个案走向生态、从传统节庆走向当代文化产业转型的生动注脚。

豫园灯会是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新春传统灯会所

光影札

自电影《第二十条》(2024年)之后，张艺谋导演似乎找到了一条稳操胜券的赛道，将国家部委的公益宣传需求，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故事片。这种运作方式不仅吸引大牌演员加盟，更将丰富的类型元素融入其中，让观众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获得审美享受和情感共鸣，从而实现影片的商业利润和社会效益。

作为国家安全部战略支持的影片，《惊蛰无声》的创作目标十分清晰：展现国家安全领域斗争的复杂性，颂扬隐蔽战线工作人员的英勇无畏与默默奉献。当然，影片并未止步于主题教育，而是流露出鲜明的时代气息，无论是高科技手段在情节推进中的广泛运用，还是敌我较量中展现的新特点，都让传统谍战类型焕发出当代质感。

悬念的设置与情感强度

悬念的设置，常见的有悬念后置与悬念前置两种。前者的风险在于，如果谜底揭晓时力量不足或合理性不够，观众会有上当受骗之感。而悬念前置，实际上就是希区柯克的“炸弹理论”，类似于让观众提前知道有一颗定时炸弹埋着，引导观众与人物共同完成一场冒险。

的篇幅里用的是悬念后置，观众知道黄凯所在的团队有人即将被策反，观影动力是找出谁是那颗“钉子”。但随着黄凯乔装出行，观众便已知晓真相，此时便成悬念前置。这两种悬念设置方式先后出现，形成相互排斥和消解的力量。幸好，创作者可能也意识到将影片的情节重心放置在布疑与揭秘上，难以对人物内心进行更深入的揭示。因此，影片最大的看点，在

解释，不免有些潦草。究其原因，恐怕在于对黄凯妻子小玉这一角色的塑造过于单薄。小玉怨恨丈夫长期加班冷落了自己，这像刻意制造人物矛盾，以此推动黄凯向白帆寻求情感满足。如此明显的编剧操纵痕迹，容易让观众产生一种错觉，影片讲述的似乎并非国家安全工作的回环余地。随着黄凯过早暴露身份，另一个主人公严迪因表现空间受限，难以真正承担起正面英雄的重任。

感推向制高点。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结尾国安人员对白帆的围捕。面对国安机构的周密部署，白帆将狡诈与狠毒展现得淋漓尽致，穿插其中的爆炸、追车、搏斗等动作场面，更是提升了影片的观赏性。

然而，这些动作戏份也挤压了情节发展的回旋余地。随着黄凯过早暴露身份，另一个主人公严迪因表现空间受限，难以真正承担起正面英雄的重任。

终不够鲜活，而有点像职业符号。

城市景观的营造与隐喻功能

《惊蛰无声》将叙事空间放在繁华的现代都市之中，再加上大量的夜景戏份与无人机视角的镜头，进一步提高了影像表达的难度。如何在流光溢彩的都市表层之下，营造犯罪叙事所需的悬疑氛围与心理

《惊蛰无声》的影像美学与叙事缺憾

王金平

于转向悬念前置之后黄凯已是明牌，观众得以目睹他在一次次纠结、煎熬与崩溃中所经受的心理折磨、良心拷问与道德迷失。

黄凯并非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之所以被境外情报机构控制，并非因为软弱或贪婪，而是因为喜欢控制局面的硬汉风格。他当然知道与白帆纠缠在一起会埋下隐患，但以为凭借自己的缜密与谨慎，能将局面的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当黄凯的性格优点被放大成人性弱点后，影片便超越对“坏人”作恶的简单控诉，而成为对“普通人”人格结构的一次洞察。不过，影片对于黄凯究竟因何“失足”的

强对抗情节下的人物空心化

《惊蛰无声》以犯罪行为为核心，呈现人物犯罪的动机、过程及后果。影片开场便是黄凯与严迪等人追踪接机人。在这场戏中，观众得以看到高科技加持下的追捕行动：调用各种监控设备掌握实时动态，利用无人机填补监控缺失的空白地带，再通过镜像推演、AI计算为追踪人员规划最佳路线。而敌方也实施了相应的反制手段：将逃跑路线引向没有监控的地段，在此区域布置信号干扰装置，再埋伏强弩狙击手。双方由此形成势均力敌的对抗态势，将情节的紧张

为此，影片先是故弄玄虚地制造严迪被境外情报机构收买的假象，待结尾处再让王局出面解释：严迪是他安排的卧底，等待时机给予对方致命一击。这种反转缺少必要的铺垫与伏笔，既让观众感到突兀，也造成情节漏洞。

影片沉浸于动作场面的紧张刺激之时，还忽略了另一关键：人物是否能够真正落地，是否具备坚实的现实质感？以严迪为例，他虽然被赋予冷峻而重情的特质，却悬浮于故事表面，只有一个空洞的职业身份，其个人背景、情感世界皆付之阙如。黄凯的扁平化倾向也源于影片对其“个人生活”的浅尝辄止。对其“私生活”的刻意忽略。于是，两个核心角色最

张力，如何在俯瞰众生的全景视野与潜入幽微的人物状态之间找到视觉的平衡，都是对创作者把控能力的考验。

影片的成功之处在于对光线的巧妙运用。开场部分的夜景中，幽蓝的光线将城市营造成一个具有未来科技感的酷炫空间。随着追捕的进行，影片将场景从开阔地带引向没有监控的昏暗区域，观众仿佛从一个科幻世界来到了危险的穷街陋巷，切身感受剧情发展所带来的氛围转换。同时，影片从外景切入内景时，常常从高光甚至暖光的状态骤然转入不均匀布光所带来的昏暗之下，营造犯罪叙事所需的悬疑氛围与心理

影片在色彩表现上也颇为讲究。影片很少使用暖色调，大部分场景都被暗色调或冷色调所笼罩，呼应人物内心的压抑与痛苦。几段无人机视角的大俯拍远景中，粗颗粒的影像配合苍白的光线，画面呈现不饱和色调带来的惨淡感。直到黄凯自杀身亡之后，影片才在外景出现高饱和度的暖色调。而最后一场戏的场景设在湖边的夜里，严迪与王局处于剪影之中，显得神秘而庄重。这无疑是一个精妙的光线色彩处理：严迪要长期潜伏，相当于长期置身于阴影与黑暗之中，他的世界注定被暗色调包围。

更为出色之处在于，通过大量仰拍和不规则构图来突出高楼压迫感。一些空镜头中，楼宇巨大的轮廓、高架桥的厚重、立交桥的宏伟，灯火璀璨的壮观成为主角，虽凸显了现代都市的繁华，却仍有一种冰冷疏离而令人窒息的荒芜感。

不过，就情节编排、人物塑造而言，影片有诸多缺憾，但它努力在影像上彰显鲜明的个人风格，为观众带来别具一格的视听体验与视觉隐喻，进而将国安战线的复杂性、惊险性与严肃性真切地传递给观众，这不失为一次值得肯定的艺术尝试。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

特约刊登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